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訂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

髧。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疏義 舟在中河而無他適之地。我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物有定所。人有定志。而用彼我二字相呼應也。

大全 囟音信。廣韻注曰。頭會腦蓋也。孔氏曰。夾囟。故兩髦也。士既殯而脫髦。諸侯小歛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

脱之、服成又著之、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容齋項氏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鬌、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曰、髦者以髮作僞髻（僞髻俗本、誤刻爲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鬌音朶、○釋文曰、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决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慮於變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慮可解而慮可釋矣。

韓按河儀他一韻。天人一韻。儀叶牛河反。天叶鐵因反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大全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大全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

嫁否、程子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韡按詩傳聞曰、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集、基、道之、）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太和為衛公、按此所傳者訛耳、武公之睿聖、雖論定於既沒、豈其惡始而以晩蓋、計即位之時、已年餘四十、弑兄何事、而猶躬自冒之、且共伯若歿于墓、則共姜之哀誓悽惋、寧僅如斯已者、況玉藻云親沒不髦、若釐侯既葬、則共伯

何爲尚兩髦乎、今觀詩傳云、世子未立而卒、蓋知史氏所紀、爲誣、而武公之盛德固未易少訾矣、乃兩髦之說、亦有可商者、內則云、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釋禮者以爲此即髦也、存而不忍去、所以順父母幼幼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歿、始猶幸其生焉、未忍脫之、三日之後、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故玉藻云親沒不髦、此亦未爲無據、鄭仲輿辨之曰、古者幼學稱髦士、猶今之垂髫也、兩髦卝也、本髮作髳髦、字取象形、齊風甫田總角卝兮是也、共伯以總角亡、共姜

在室、父母欲以別嫁、亦情也、未嫁誓死、人情所難、故風當列之、漢儒解兩髦為剪髮矣、曰、夫禮言髦多矣、其皆剪髮夫囟者耶、按鄭氏此解、冣為有見、蓋髦之為飾、子事父母誠有之、內則所云雞初鳴、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男女未冠笄者亦櫛縰拂髦總角、其言婦事舅姑、止亦櫛縰笄總衣紳、弁不言拂髦、則髦為男子已冠未冠及女子未嫁者之通飾、親在則存、親沒則去、似信然矣、至於兩髦則無所見、漢儒以初生之鬌垂兩角之上者釋禮之拂髦、而又即以之釋詩、竊意古今禮制、或不甚相遠、皆既冠而仍橫繫雙髻

於額端、無貴賤皆然、成何法象、觀內則以拂髦先冠緌先總角、則冠者必先拂髦而後加冠、髦當在冠內、未冠者拂髦而揔之為角、斯真童子之飾、所謂兩髦者此是耶、禮男子冠而後娶、共伯兩髦、故知共姜尚未嫁也、未嫁而以死自誓、所為難能而可貴也、夫共伯誠以總角卒、即其齒長武公無幾、猶當在厲王之世、凡詩以時世為次、柏舟固宜先淇澳矣、亦足為衛風生色矣、此辨大是、存之、且集傳本毛氏、亦但云共伯蚤死、未言被篡也、或未嫁事無據耳、胡休復亦曰、孔呂據史記辨武公和篡弒之事、毋論武公睿

聖、不可妄誣、第其歲數在九十五之年、在位凡五十五年、則即位當亦四十餘矣、共伯其兄、則又長、共姜不得猶少、何欲奪之嫁乎、按周厲二十二年、衛貞伯卒、釐侯立、十七年、秦伯餘卒、宣王三年、齊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武公是共姜之父、名壽、十有五年、衛釐侯卒、武公和立、則共伯固卒於釐侯之前矣、必年未及壯、故父母不忍其女而思嫁之、其兩髦義未詳○魯詩世學說與傳聞略同、蓋世學為宋豐稷、謚清敏、作 明豐熙先後撰著、尤信詩傳之深者、為其闢毛鄭、及近世楊榮王直蔡清李本之倫、不遺餘力、然

猶鈔本未板行、或肇敏亦未見也、

墻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釋文】頑、宣公庶子、昭伯名也、

【孔疏】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嚴緝惠公○朔○即懟伋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伋妻○言諸也○謂此一段話也○

大全本草曰、蒺藜、一名即藜、注云、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共傳應劭注云、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閫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辯按興理亦至四句便止○下二句○又申○不可道之欵也○左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孔疏曰○衛宣公以隱四年立○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耳○即位之後○乃納伋子之妻○生壽及朔○朔既有見

知其蓋年十五六耳。亦可。蒸。證。生。伋。非。宣。既。立。後。事。也。齊人使
昭伯烝於宣姜、不可、杜注曰、昭伯不可、○通。集傳叶使學反。字
彙頭上殺。

○墻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
也、

○墻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墻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也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欲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大全豐城朱氏曰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爲新臺之有泚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爲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以其身廢於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麟趾戴姜。必齊女而戴謚。不從莊者。莊姜正嫡。戴姜媵也。然當桓之世。與宣生伋。既死得謚者。豈宣已老而有之。如唐高宗之於武才人。不繫於莊。稱父妾者。特本其始而言之乎。乃宣姜從夫之謚。居然。君母以庶子烝之。至生五子。女。俱在宣公。既沒之後。又曰宣姜者何。意此等必有附會。以甚其惡。又黃才伯曰。其事則不可道也。然其疾惡之心則可尚。則所以存是詩者。意尤在此不在彼焉。讀者姑參要。可耳。○求燕婉而得醜疾。衛之人疾之矣。齊無富何也。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尤甚乎。使之而又強之。果如左氏言。

言之醜而不可道○雖無刺齊亦可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于笄而為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

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 節次明甚 方出宣姜

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孔疏 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髲他髮與己髮相合為紒、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

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加于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此副及衡笄與珈飾、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言六、珈、必飾之、有、六、據此、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

【大全】廬陵羅氏曰、紞、織如條、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為之、以纊縛之而屬於紞、懸之當耳、縛、音篆、

【通解】首五句且泛、象服、即副笄六珈、不辨、不可顯言其淫亂○只

反上委委佗佗等句。方爲渾厚得者。

【麟按名物疏。追師後鄭曰。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笄。卷髮者。此詩毛傳云笄衡笄。蓋聯引追師追衡笄之文。以見笄之爲玉也。衡笄二物衡垂於當耳。笄橫于頭上。朱傳誤以衡笄爲一。云笄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笄也。然其辨亦略未嚴華谷。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言衡與笄。皆以玉爲之也。禮書圖甚明。笄。長尺二寸。禮書又引孔穎達說曰。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王后之衡以玉。則天子之衡亦玉。諸侯以

下未聞○然則左傳言衡則總以紞○弁師士冠禮言笄則總以紘○是衡有紞○笄有紘也○皆與前說合○紘○鄭氏曰○屬組為紘○垂為飾○

○副笄六珈○副字易解○笄六珈三字○據上紒紒○亦不得其說○陸聚岡曰○剔之旁有笄○笄之上加以六玉為飾○注中以統懸瑱○是解笄○而○帶○言○之○亦○必○入○講○然○則○懸○瑱○之○云○自○至○下○玉○之○瑱○也○句○方○出○況○統○既○屬○衡○不○屬○於○笄○直○略○之○是○也○但據禮書圖○笄只是一根簪耳○六珈是以玉加於笄而為飾○笄上圖無可加之地○哉○當○因○笄○既○玉○而○又○有○六○玉○之○飾○故○遂○云○加○々○於○笄○首○言○笄○之○外○又○有○所○加○非○即○加○於○笄○上○也○則此句當作三項看○副○是○一○項○笄○

是○一○項○而○六○珈○又○一○項○副○旁○有○笄○笄○外○有○玉○以○外○字○換○上○字○句○
明○也○餘即連衡字亦闕之○勿混為佳○○珈佗河宜何一韻○珈叶
居河反○宜叶牛何反○○象服雖即揥副笄六珈○然副笄六珈○亦
是奉一概餘之意○非象服止此○而此外即無象服也○要看得
活○○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連文也○追者○
治玉之名○言治玉以為夫人之衡與笄○鄭注曰○惟祭服有衡○垂
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本○無○笄○字○此○孔○疏○誤○入○實琉
又曰○案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則○珈○
又○似○作○虛○字○非○即○加○之○之○物○名○珈○也○禮書又曰○漢之步搖○以金

為鳳下有邸前有笄綴五采玉以垂下行則動搖魏晉因之隋改為花樹之數唐加大花十二樹象袞冕十二旒雖古今制不同六珈之義差可彷彿矣

○笄有紘者弁師疏曰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笄上繞之合解曰以玉為笄橫貫於紐以朱為紘綴於笄之兩端而結於頷下豈此婦人則否與追師疏曰婦人之衡亦施于三翟矣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紞以懸瑱則又所別之至明大氏弁師主王而追師主后也追師疏又曰笄既橫施衡垂可知然衡訓為橫既垂之而又得為橫者其笄言橫據在頭上此衡則副

旁當耳○據人身豎為從○此衡則為橫○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髢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于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擿髮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晳、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孔疏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瑩

是也以象骨擿首因以爲飾名之擿故云所以擿髮葛屨云佩其象揥是也

嚴緝若今之笵兒

麟按嚴氏輔氏此言其者承上文指宣姜也云其之翟者按王后六服褘衣一揄翟二闕翟三鞠衣四展衣五褖衣六三翟皆祭服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畫彩之以爲飾素質五色皆備曰翬青質五色皆備曰揄褘衣畫翬揄翟畫揄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揄翟子男夫人闕翟衛侯爵故止是揄翟闕翟無褘衣也類攷又曰王之吉服九九陽之窮也后之吉

服六○六○陰之中也○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
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
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
裏○后之服○裏而不禪○陽成于奇○陰成于偶也○翟○雉名○爾雅曰○伊
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
章曰搖○三翟○禕衣為上○揄狄次之○闕翟○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
屈○以其制屈于揄禕也○○侯伯夫人揄翟者○言○自○揄○翟○以○下○也○
子男夫人闕翟者○言○自○闕○翟○以○下○也○若止服揄翟闕翟○則○下○華
無○展○衣○矣○搖○即揄狄○即翟○揄○或又作褕○誤○○淇與奄耳琇瑩○注○

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衛夫人而玉瑱是服之盛也
且上章云以紞懸而爲之衛者則指此矣天子諸侯瑱玄紞黃
纊卿大夫瑱玄紞青纊士瑱玄紞素纊則衛夫人瑱亦玄紞黃
纊可知象令用以牙而揥云骨則不知何據 ○揚、眉上廣也、徐
玄扈曰、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黃才伯曰、又藥之揚所而上
廣、亦同、然未免稍牽强只作眉上開廣亦可也 ○ 玼翟髢
揥揥帝一韻翟與揥俱叶去聲中州語圓如此 ○名物疏按弁
師云諸侯玉瑱、鄭注冬官玉人云公侯四玉一石、子男三玉二
石則諸侯得用玉、毛云諸侯以石蓋失之、然攢致四玉一石三

玉二石者因上圭璧而言非謂瑱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歛飭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孔疏絺者以葛為之精曰絺麄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

而縷縐〇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揚者眉上之美名因謂眉上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艸傳曰清揚眉目之閒猗嗟傳曰目下為清

說通毛云展以丹縠為衣孫毓因之曰褘衣赤揄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鄭則曰王后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其注天官司服亦云展衣白未知孰是按說文云瑳玉色鮮白也蓋從此則色當婦鄭不歸毛矣

麟按展衣在外縐絺在內清揚顏亦作三項說觀孔氏眉上眉下之云〇蓋信訓上為高非正也〇展袢顏媛一韻〇展袢媛俱叶乎

聲○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大全華谷嚴氏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語○而譏刺之意已見○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
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
迎也○衛俗淫亂世俗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
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辯按】諸書唐蒙女蘿菟絲王女松蘿兔丘兔蘆菟縷赤網菟纍
亦十一名然依名物疏本草草部有兔絲木部有松蘿俱名女
蘿蓋名同實異也小雅所稱之女蘿正松蘿非兔絲即與唐異
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沬邑書酒誥云明大命於妹邦既妹與
沬一也淇之上矣之上叶平聲然六帖云末句獨韻收又必有

據五章倂孟弋云亦以惟嫁長女耶乃有齊季女爲大夫妻
未必非世族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
亦貴族也

麟按名物疏按左傳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辛巳
葬定姒穀梁作弋氏定弋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
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說通詩故曰、庸即鄘女亦國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
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
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鶉鵲爲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

孔疏　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

嚴緝　山陰陸氏曰、鶉無常居而有常匹、李氏曰、鵲性不淫、

韡按、此反興、兄韻、今爲庚轉陽、是與彊叶也、字彙、又虛王切、音荒、釋名、兄、荒也、大也、青徐人謂兄爲荒、又叶虛良切、音香、漢[illegible]、

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

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治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

皆可供邊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當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大全晉天文志曰、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

○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

以亥月昏中下遠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懸置槷以懸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注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於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槷臬同○安成劉氏曰彭魯叔云槷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遂晝地為圜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於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

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慶源輔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苟也○華谷嚴氏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作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本草注曰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斲琴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一種荏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令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岡桐無花不可作琴體重梓似桐而葉小花紫亦有三種漆樹高三二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以斧斫其皮開以竹筒盛之汁滴則成漆也

說通營建種植不平樹之三句是美綜理之周爰伐琴瑟言異
日可伐以為琴瑟耳非曰琴瑟必有待於此也今人因伐琴瑟
遂增出實遷丘又以為作禮樂玩詩意只閑閑說過未嘗有此
意○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
終然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
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
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

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〇觀卜讀[illegible]至而言讀[illegible]）

孔疏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為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桴丘云、繞高為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為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冀兗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

楚丘在異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鄭氏曰、望楚丘與旁邑、審其高下所依倚○東萊呂氏曰、升望以領略其大勢○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致日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之方向也○上章揆之以日、復定其宮室之方向也○

【說通】望楚堂審一國之形勢○景山京○定一國之方面○

麟按此章注雖有望景觀卜之說不可分四項作主驅經徒傳自庚語氣蓋詩皆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而此篇各各上四句一截下三句又一截判然不明亂之則非也又三章各上二

句一韻下五句另一韻俱首尾一律虛起吕反本與楚叶又升

虛望楚平對京居良反本與堂集韻叶而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亦平對上以一項對一項下以兩項對兩項斷然不易也降觀

三句自作一氣通下若必以望景觀卜作四下平對而末句總

承如通解講意之說牽强不成話甚矣 ○ 一二以升望為對三

四以望景為對至此始脫去升字也若三句對一句如何成文

字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騋牝三千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人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鄭箋、星、雨止星見。

呂記　靈雨、李氏曰、好雨也、

嚴緝　猶杜詩云好雨知時節、以其發生、故謂之好、

大全　朱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疊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速之計、

構按　此章亦宜炤上兩章、首二句以零人為韻、下五句以田淵千為韻、方見自然、集傳幷驅田淵千以從零人為一韻、而六帖從之、似不必也、第三句轉處無韻、則誰謂荼苦、毋逝我梁、間有然者、又不可拘、○靈雨既零、命彼倌人、二句宜讀斷、命之之辭、

已識在內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另起是叙事之辭言文公遂於次日雨止見星夙駕往舍非方命倌人以夙駕也桑田平說是兩項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八字作一氣而又嘆下未了經人字注此人字斷指文公言非特我公所以存之心者塞實而淵深抑已實驗於政事而騐於云云也塞淵秉之於內只是心而見之於外則爲事業故云然

定之方中三章章三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

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還衛。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致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孔疏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祈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傳言滅、經書

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左傳又曰、及敗宋桓
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
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杜預云、廬舍也、曹國
都亡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唯傳言戴公
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
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傳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
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
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按此則大布大帛）
（以長中非言、緜音門、勿也）
之衣大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于此年、杜預云、衛文公

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于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為之謚、而為之謚者、與繫世者異也、

大全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卒章則叙其勤勞以致殷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

之終、楚丘來城之先、歎然詩言終焉允臧騋牝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六帖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婚姻正始之大禮也只消如此
說○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
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
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
信然、
大全春官注、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煇謂日旁之
光氣、一曰侵、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烏、

三曰鐫、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瞢、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敘、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隮、紅也、十曰想、樵氣有似可形像、煇、音運、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子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癈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麟按信命集傳俱叶平聲四句一韻然人姻一韻信命一韻兩句各叶似近自然○結處忽說道學奇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疏義此蓋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興也

麟按亦反興全二句止三四另轉以痛責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鄭樵云注係也）于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線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

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麟按】干。詩記李氏曰。與竹竿字通用。爾雅亦作杠。素錦綢杠是也。綢。韜也。廣雅曰。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又爾雅注旄首曰旌。郭璞注。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緌。旄者牛尾也。以旄牛尾為之。是旄之解也。然既曰旄者牛尾。又曰以旄牛尾為之者。則釋畜。犪牛。郭璞注。旄牛之髀膝尾皆有長毛。牛之屬。固有旄牛也。或是旄牛。而又以其尾為之。之鼓纛。言之耳。紕。織組也。則紕是實字。然曰以素絲織組而維之。又以實字為虛字矣。蓋紕字義伏素然內。而維字義伏紕字內。下章組之要

是題言義宜同也內則注組亦織也又云組紃皆為絛則此當從絛縷素絲紕之者通解云維此千旄使不渙散也講意云建于車之旄則素絲以紕之載夫旄之車則四馬以載之也凡此皆大夫常儀而特以在淺遂生精彩須識此意何以畀之者六帖云見得經綸之蘊非淺近所能窺廟堂之計非道路所預聞不可指言其何事也此舊說固是愚意謂亦未盡詩人之旨蓋下賢之典曠闕已久一時創見在詩人亦出不意極為賢士慶其遭際之隆其意以為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何以上總出誇美讚歎矜詡不盡之意反不重在賢身上方是

語氣方是詩旨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呂記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旟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旟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

大全縿音衫旗之體也○孔氏曰三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縿言旟則有旌旄矣○周禮司常曰鳥隼為旟攷工記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斿縿之上也

麟楼百官載旗本以治兵即司常之文亦謂大閲及祭禩會同賓客所建皆國之大禮大夫見贊無建旗之制也豈亦取叶韻兼欲參大其文不甚顧瓚細與旂字彙音由旌旗之末垂者又音畱寬斿而於旒字下又云音則畱旌旂綴垂者龍旂九旒雀七虎六周禮注疏亦曰斿音畱則必古人旒斿字通也丘縿既旗體而斿下屬縿必在上斿必在下爾雅又曰纁帛縿注曰纁帛縿也縿衆旒所屬是蓋以縿帛為旗體而衆斿繫之旟象鶉火其屬七星故七斿也斿取下垂亦當與寬斿同義耳禮書曰梢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為縿屬縿為旒旒亦曰旆縿以纁則旒

綪茷左傳曰綪茷是也其說更明不煩別簡綪蒨同染赤之草

也綪茷即令紅旗蓋取染赤之草爲名茷步昧切音佩旆同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爲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

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鄭箋〕祝當作屬屬著也著直略反

〔疏義〕析分也分其羽而間綴之

〔大全〕孔氏曰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則干之上有旄有羽又

爾雅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

韻。耳。亦。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位。高。勢。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

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樺楼五馬行春。朽索六馬。雖於傳有之。然此處只照朱說。不必

畫添。

干旄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攷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為生於憂患。死於安

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大全]安成劉氏曰、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蝃蝀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干旄之詩。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

孔疏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風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

嚴緝山有樞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麟按只言宣姜之女妙、不可曰宣公之女、不必曰昭伯之女也、與左傳言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同、漕。叶祖侯反。魯詩世學白尤切。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

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

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

呂記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性情之常而尤之也。

麟按行。亦叶户郎反。魯詩世學音杭。○偏高阿丘。粹丘文。邪流。謂丘形四隅有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

○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國所思不如我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拔悪上大）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

【呂記】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嚴緝】因○如因徐辟而見孟子與無因而前之因○所之○錢氏曰○之○

適也。

[六帖] 衆稱且狂。是恨詞。無我有尤則哀詞。氣以漸而平也。

[轔按] 上章陟丘。適衛將返之時。此章行野。歸而在途之時也。何所因何所至。作兩下分說。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聚岡云。如致書遺人之類。曲為謀。以代歸唁者。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

與穛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大全朱子曰、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予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

麟按泉水之謀諸姬、此章之諸大夫、皆爲設詞、非實事也、

然錄詩之故。重不在此。只要見其不敢犯義以歸寧。雖圖叔猶是第二着耳。通解云。此與齊子本嫁魯。詩載齊風同、而美惡異。可謂深得此篇之精者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說約卷四終